



02111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閩上杭

邱嘉穗

寶亭著

男

禧校

紫垣

孫

巒

記

重修永壽縣學碑記

代

廣壽故有學起宋元迄明迭廢迭興經數徙不可攷述

國朝康熙己酉南州張令焜改築新邑遷入城東北隅者

又幾四十年所中間三韓祝令鍾傑稍因其舊而一葺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記

會不旋踵而門廡傾頽環垣盡圯蔓草荒烟瞻拜無地過

而覽者未嘗不徘徊三歎歲壬午晚園盧公涖茲土甫下

車謁廟輒愾然以修復為己任會陰雨連月未遑興作其

明年乃捐俸鳩工斬材陶甃墮者修缺者補自享殿而下

兩廡兩祠戟門繚牆巖巖翼翼煥焉改觀役不妨農財不

科里無廢前賢無情後學工既訖功諸生大會明倫堂僉

拜手請公曰願有記公乃顧某屬以記因復朝其諸生而

申儆之曰於戲多士我 國家學宮之建豈徒惟利祿是

誘云爾哉固將以倡邑之為士者先百姓而明人倫也遠

不具述今且錯舉幽風七月之什為多士繹之婦子入室

春酒介眉父子之恩何深也果酒以供老疾瓜壺以食農夫長幼之序何隆也備裘裳獻羔豢而田畷至喜何其篤於君臣之義也及公子同歸男舉趾於外女執筐於內何其謹於夫婦之別也以至饁南畝執宮功饗朋酒稱兕觥獻羔祭韭皆有同井親睦之風則其於朋友之交豈復慮其不足於信也者嗟夫古之幽民猶未知學且薄西戎而考其風教已能於男耕婦織場圃狩獵中卓卓明於人倫之道如此此周公所爲亟陳王業之本以警其君而我夫子刪詩必舉而附諸變風之末者亦其疇昔夢見之深心也歟世衰道喪人倫不明氣習深錮學問無權所見吾黨

讀書士進進博極典墳高談性命而一核其人於君臣父子夫婦友昆之間乃反不逮幽民遠甚而與日用不知之百姓無少異者其寧可以無媿惟我永壽於古爲西幽正詩所謂度其夕陽幽居允荒之域濟濟多士幸而生於周之舊京爲周京之譽髦楨幹儻誦七月之章慨然念及於昔何以倫叙而幽盛今何以倫斃而幽衰昔之幽民何以不學而自入於明倫之中今之幽士何以旣學而猶出於明倫之外庸得不齷然悔惕然悟以共勉爲明倫之君子而爲百姓倡乎哉不此之媿而姑爲記誦詞章之學以媒利祿否則過高不實矣認識神以逃於釋氏本心之教而

至問之以人倫則皆惘乎其不能辯悍乎其不復顧也是古勸民之所不齒也是不深繹乎七月之詩者也是何怪今之百姓終得紛紛而議其後也豈惟大負朝廷建學明倫之意而余亦將有不復夢見之歎焉矣不識多士其亦以余言爲然乎否諸生咸悚然復起再拜曰謹受教而某亦避席加額退而承命叙次歲月並述公之教言以爲記云公名化字鯤浪近拜御賜詩字取號晚岡康熙壬子舉於鄉初授江南繁昌知縣再補茲邑問之永定人

詞義嚴重引颺風尤爲親切

李伯猷先生

蔣公塔碑記

邱嘉穗

出杭南門舟行六七里兩岸林木參錯相望有山橫當其
垠爲摺水隄障者曰龍翔循龍翔而上巋然數仞盤廻峭
絕亘接霄漢形拓勢積靈秀出沒者蔣公塔也蔣公始至
以杭人士僻處萬山間名勝所在都有而登甲乙科者曾
無幾人心甚憂之一日省方出郊得所謂龍翔者輒顧而
嘆曰此杭地之勝槩也其可使湮沒荒墟中而與培塿爲
伍耶越明年政通人和邑以無事乃卽其地建塔七層以
爲學宮文筆材用人工半出捐俸而杭之士亦率其私錢
若干以助蓋上無侈費民不告勞云公嘗于政事之暇登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記

四

塔而望東臨馬鞍山疊巘連岡迢遞而下西接掛袍石壁
巍然與天浮南俯玉笏數峰林如穹而石如秀北則紫金
七峰諸山晴容含青黛色擁翠朝暮萬變爭露奇狀他若
溪水之縈折澄碧涵虛有以清人之目樵歌出林前唱後
和掉聲上下晝夜不絕有以悅人之耳雲霞縹紗烟火蒼
茫城闕風華參差隱見如將見之有以動人之遐思皆不
待指呼而四面之奇已無不廻巧獻技以效其靈于茲塔
之下矣而予竊有感焉方塔之未建也草莽荆榛荒蕪不
治牛羊得以爲圍狐虺得以爲窠白寥寥數百年間誰
復有過而問焉者一自我公爲之經理千載之秘一旦軒

露驂人墨客往往低徊留之不能去而山水之蒼秀而潔
潤者亦遂若頓爲改觀而增其靈異豈非天作地生以俟
父母斯民之君子而開千百世之偉觀者歟故是塔無武
彝九曲之溪而杭川三摺蟠繞其下非桃源仙境而雞犬
桑麻桃花流水左右映帶髣髴似之其奇峭不及赤城鴈
宕什一而層巒疊嶂四顧適合隱然如大環公不以塔而
重而塔實以公而傳信乎昔人之言地雖勝得人焉以效
之則山若增而高壑若濬而深者也雖然公豈徒爲遊觀
計哉公之泄杭也雅愛民尤稱好士旣嘗修學校嚴課試
而復及于是役其所以爲杭人計者遠且周杭之士有引
領而望斯塔者當益思砥礪題名其上以仰副我公作人
之至意毋徒戀山水登臨之美而使公懷始至之憂也其
亦庶矣夫

嶽崎亮爽定可單行

黎媿曾先生

曲折澹蕩綽有蘇長公筆意

陳介石先生

總制趙公功德書院碑記

代

邱嘉穗

我朝受命七十餘載文德誕敷武功遐暢薄海內外悉臣
悉庭郡邑之建玉帛職貢之輸黍錯繹絡靡遠弗屆蓋自
古版圖之式廓未有若是其盛者會以卯辰之交逆藩變
起粵界嶺南聲教阻絕東接甌閩西連滇楚孽臣奸隸呼
號響應而八排黎人亦時嘯聚其間雖經王師克復三數
封疆大臣勦而撫之而未有以定也乃者 聖天子慨然
深念旣特擢勇畧將軍趙襄忠公平定西南復以公子今
總制天翁先生提督浙江父子宣力並建大勳以視李西
平之有愬曹武惠之有瑋殆有過之無不及焉歲癸未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六

天子復念嶺表餘孽乍經革面非宿望世臣德威並著有
丰采可畏愛者不足爲彈壓於是特敕調先生提督粵軍
至則清保甲增塘汛稽察奸宄偵探不遺又檄水師造哨
船沿江海上下晝夜巡緝旌旗壁壘爲之一新時有曠寇
牛牯都等聚衆惠潮山谷間出没爲患經數年弗格先生
立召諸將授以方略出奇制勝不日成擒因宥其脇從而
誅其尤無良者十數人至今山行海宿雞犬不驚先是粵
東兵餉四季支放盈絀不時軍士張口待哺至揭債鬻產
以償弗能足先生爲定軍制飭各營按月給之士飽馬騰
部伍歡呼遂著爲令其他軍政恤兵愛民多此類蓋先生

兄弟一稟襄忠公家學湛深經術而溫恭有蘊藉故視粵軍僅四年而能化馳若神不怒而威已如此當是時先生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自提督擢爲兩廣總制啓行之日闔郡軍民揚赤幟而蕙前驅者數百里不絕今惠陽雖猶在部內日沾新化而人士終懷其舊德作爲書院奉祿位以祝千秋者亦猶前日感誦之思也詩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諼惟先生當之矣若夫先生鎖鑰兩粵以評謨碩畫奠東南半壁如金湯及其父子兄弟文武忠孝爲 國家勘大亂定太平貴名耀乎日月盛業光乎天壤後自有史官書之以與唐之西平宋之武惠匹休千古余固可畧而弗論云先生名弘燦字天英陝之寧夏人

亦卓兄重修先墓立祭田碑記

邱嘉穗

族兄亦卓翁以六十老人不遠數千里歸而葺其先塋並置祭田一區以遺其守塚之人而告於嘉穗曰昔我先人十三世祖諱琚者自下都之葱草坪遷居於中都寨子下數世爲後嗣開基甚光美會往者喪亂多故叔祖敬字公東徙福清而先考朝史公亦挈家出居西江於是先人之田廬丘隴漸就荒蕪而子姓之匪類者又竊取墳地而售之他姓矣嗟乎數十年來家門不造東西播遷山川遼廓故土靡依卽墓門一片石且岌岌不能自保而於祭掃乎何有誰實爲之而使數世血食竟同若敖之鬼耶丙子秋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記

八

某歸自豫章徘徊隧道宿草荆榛抔土傾圮墓碣剝落者過半用是日夜摧心引領雪涕自高曾而下改而卜塋鳩工完葺者幾一年而始告成又爲置祭田二畝授之外甥姪饒暢遠昆季以爲奉祀香火資噫嘻其可悲也今某且行矣念諸孫中止有某一人尚能往來經理而某又年踰六旬危若朝露不以此時勒石表識俾守塚者有所循而勿替恐異時消息存亾不一至鄉里子若孫雖欲訪先世且荒忽無所考歲時伏臘疇復傷其零落而爲奠一盂麥飯者幸假子一言爲我書而記焉余喟然曰諾哉昔柳子厚左遷柳州去河東遠嘗貽書許京兆痛先墓在城南無

異子弟爲主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
戾每遇寒食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
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輒以首頓地
北向長號余嘗讀其言而悲之今吾伯兄睠懷舊都追念
先緒重趼三千里捐衣削食經歲踰時而爲此久遠之計
仁人孝子之用心固如是其無窮也過柳子所云遠矣予
故次其言而爲之記使後之人體其仁孝之思世守而弗
失而凡爲琚公之子孫者幸歸而訪其先墓其尚以匪類
之鬻墳者爲戒而以伯兄之存祀者爲法焉則亦庶乎不
失柳子之義哉亦卓名某子男一人某孫二人某某今家
江西吉安府廬陵縣之某鄉余娶於饒丈母丘氏實亦卓
同胞姊也以故紀其事尤悉云

寫出一段眷眷不忍睽違情狀縷而曲如往如復噫何
筆端一時淒風苦雨俱集使人難爲懷也

陸義山夫子

夢遊紫金山記寄黎媿曾大叅先生 邱嘉穗

山水在天地間寂然而靜冷然而清無一切聲色臭味足爲娛而泳游其中者恒樂之終其身不厭豈其出於所性而然耶抑自有宿昔之緣不可知耶吾邑三十里之北有山巍然如屏嶂者曰紫金山舊產黃金白石爲神仙奧區少時讀家克九屏石兩先生記亟欲往遊焉而未能也比年漸長試於郡每取道其下輒徘徊不能去而天時人事又往往禁而阻之曾不得乘興而登眺焉因竊自念穗嘗自閩如燕道塗所經數千里名山大川靡所不遊歷而窮其勝槩而紫金山近在衣帶間獨以未得造觀爲憾寧不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記

爲之怪歎已巳春入郡長汀黎媿曾先生始約登茲山是夜遂夢先生載酒從之遊其間巉壑竒峭水石清幽類平時所熟識者而先生亦緩步絮語爲余誦寧化李元仲先生之詩甚詳嗟夫以余二十年所願遊而不得一至其處者而乃遇之於夢中又幸得從先生之後以爲出於所性而其艱已若此以爲非有宿昔之緣何爲其遂見夢也亦足異矣晉羊叔子遊峴山語其屬鄒湛曰賢達登此多矣皆湮沒無聞使人悲傷湛曰公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如公言耳其後峴山與鄒湛之名卒皆以公而著今先生令聞令望不減羊公而紫金山之勝亦足與峴

山爲比卽穗浮沉閭巷所學無成猶願追隨其間吐片言
半辭以托名於千萬世如鄒湛者可也先生其爲我成之
乎故敢紀夢中之遊以爲先生勸駕

文情頹挫抑揚步步存留顧惜不必登山而路轉峰迴
已在几席之上矣

黎媿曾先生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記

十一



余以丁卯入北雍秋闈畱試都下初詣號舍將釘簾偃息旋視屋脊有纍然懸梁間者蜂房也群蜂見人輒蠢動往來雜選嘖有煩聲已稍定同舍生有慕余撲滅者余笑曰母恐凡物不能傷人我以無心遇之彼亦以無心置之獨患自取耳苟無以取之雖毒如虵蝎猛如虎狼皆可狎而馴也何患焉於是闕布帷一角恣出入不問一切起居飲食促膝挑燈皆安之若故如是兩晝夜卒無事中場遇山陰友人爲余言昨有同里金生者鎖院遇蜂房才入舍卽命監軍撲滅之翼日方展卷凝思猝有蜂入帷螫其鼻甚急皇遽間努力追逐不意竟自裂其卷矣余聞而太息因舉余前場事以告且語之故山陰友人瞿然曰善哉君之處斯蜂也其在郭有道陳太丘明道先生之間乎余遜避不敢當退而思其言真有足以助余者乃爲之記康熙二十有六年八月十三日燈下書此

此事在儒者爲物各付物之一道在道家則入感應篇矣
李伯猷先生

雲中裴亮公年兄得屋後隙地築別業臨池上碧水滌澗
澄徹如鏡槐柳蕭疎蒼寒互映吾師鍾靜海先生因名之
曰延綠蓋取裴晉公晚開綠野之義裴君忻然善之而屬
余以記余竊觀君爲人慷慨負志畧每與余抵掌談天下
事雄姿英發溢於眉宇聲琅琅如出谷鐘正詩人所謂膂
力方剛經營四方之日而遠慕晉公之晚節以爲高逸毋
乃計之太蚤卽其尊人溫州公方以循良出爲二千石惠
政廉聲譽滿甌越且晚將以龔黃最績膺不次之擢而顧
欲效午橋故事引年高臥亦且非其時矣然而君樂以是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記

三

名其齋且亟索余文爲之記若諄諄惟恐不得一當者此
果何說耶昔李西平之子愿當晉公討淮蔡時爲寧武節
度使破李師道兵與其弟愬聽等並有功及其歸盤谷也
韓昌黎送之以序乃述其薄富貴樂貧賤之言而壯之隱
然如贈一寒士者豈故爲是矯激不近情之論以相矜尚
實以士大夫必先有不汲汲於功名之念而後可以出而
建功名而亦所以善全其功名也其與晉公晚開綠野之
意何以異今君以從龍子弟諳練國體時務而又淵源家
學有世傳治譜需次卽當得別駕以展其偉抱而猶玩心
高明奇意游息悠然退託於綠野之後至且時時以此形

之歌詩吾知其志識之所存者遠矣况君復有丈夫子三
皆嶷然露頭角日延名師課詩禮於其中計異時待溫州
公宦成歸里而三子亦當發聞於時然後君得以優游池
館飲酒賦詩闢午橋之故莊序天倫之勝會則其父子祖
孫間所以延晉公之世澤於弗替者正復有遠勝盤谷者
在也余雖不逮昌黎遠甚尚能爲君援筆而歌焉旣以其
言質靜海退而述之以爲記

余弱冠爲諸生築一室東山上窮年攻苦矻矻不少休一切人事絕弗復爲通以是時家務輕閒偃仰嘯歌致足樂也乙丑冬由薦拔入三雍南北往還應酬雜遘弟國瑞輩相繼讀書其中每歲時循省一再過山堂已邈如傳舍不可以久留矣又六年庚午應公車之役再入長安春榜被放羈愁萬里風塵寥落雲樹荒涼迴念曩時螢窗雪案青燈黃卷之樂杳然不能以一至輒爲自惜者久之今年秋南歸無事三徑就荒菊松如故別命工取所謂東山草堂者改建樓三楹小齋幽厰大率如舊而高廣倍之將復以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記

五

是爲藏修息游之地焉弟輩以余向皆有記今當落成之初烏可無一言於是呼而告之曰若亦知生人讀書之歲月爲不可多得者乎方余之築室于斯也朝吟夕咏日有所得視古今書不數年可了已而奔走名場浮沉連蹇東西南北強半道塗雖欲避煩勞逃空寂以自放於文字之場而事輒牽而制之然後嘆盛年之易邁力學之難期而後生之有書而不讀者爲可惜也今若等年雖富力雖強自十五而上三十而下其間從容吟嘯之日亦復幾何不以此時早自策勵至令壯盛智慧倏忽消磨而又若余之爲浮名所繫也雖發憤其何及之有繼自今坐斯樓者其

尚刻自振拔，篤乃志勤，乃力去乃驕心，厲乃惰氣，而余亦方思纂述，續成舊著，以終往時讀書草堂之願。庶幾哉斯樓之作爲不徒也。夫旣以語諸弟，遂述其言以爲記。

精力易邁，歲月難留，三復斯篇，能無悚然。

弟嘉樞識

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八日金風氣爽玉露秋深余偕諸同人携筇載酒相與指玉笏峰而遊焉峰在三元嶺側從半山亭踰嶺而右蒼岩碧洞環繞佛寺寺門之左有泉屈折伏見導爲蛇行勢到石池中冷冷作琴筑聲比入門周行廊廡下覺寺后岩石欲墜樹影泉香大與秋光相映已復繞寺後由石門入忽得一洞豁然開朗仰視罔巒之迴複俯覽林壑之清幽已令人浩然絕去塵世間想矣復由故道循嶺而下山漸深壁漸異草木泉石漸幽以爲必有佳境行不百餘步果轉出數峰嶽奇磊落望之如四岳羣后相與執笏而立于虞廷之上其得名玉笏以此中間一二

石筍尤高出羣峰表上無土壤而嘉花美楸叢生如畫于時卽欲陟其巔一覽之寺僧爲余言是峰可望而不可攀四時落英繽紛惟猿鳥得而窺之蓋未嘗不嘆爲奇絕也寺卽在石筍下泉聲汨瀾循除琅琅可聽登其臺倚欄遙矚則山之高溪之流雲之浮風帆之上下城郭之參差舉歷歷如指諸掌焉更由堂北而上倚長松臥惟石徘徊縱觀忽入桃花林中仰視陰壑兩傍石壁對峙有蹊介然如神工闢痕天光入隙廣不盈尺又其上碧樹垂芳蓋之幾不可以展望攀援而登祇覺陰風靈氣襲人衣襟間余爲

冷然者久之。及至洞窮徑出，別有天日，乃得一岩，岩不甚高，石覆如廊，大可逕丈，下臨千仞，稍失足輒墜，已而心懼欲還。過前陰壑，好事者投以石，作砲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又相率緣崖而下，山壁夾立，石氣皆青，樹若錯繡，鳥語遙從隙中來，其路徑陰翳，大率如前，而曠遠過之一境之間，蓋得一線天者二焉。信奇觀哉！回寺中，復散步山麓，過小橋，俯視百丈磔，其深殆不可測。聞春夏間雨漲，飛泉瀉峽，白光如練，不減匡廬瀑布。自縣南掉舟而來者，宜以此爲遊事之始。當是時日暮矣，舒望江村北岸，林木參錯，一帶綠烟紅霧，瀾漫數十里。所至返平臺會飲，又值峰頭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記

十六

月出，幽光射入山下，漁燈市火乍明乍滅，遂相與把酒長吟，欣然爲物外笑樂。酒半，酣予爲言于衆曰：「柳州有言：美不自美，待人而彰，豈不信哉！」蘭亭赤壁，想佳境亦自無多。卒賴蘇王二公之作以傳，而此山幽奇萬狀，寥寥數百年間，曾未有過而問焉者。君子以是歎山川顯晦之有時，而賢豪之不世出爲可恥也。僉曰：然。請書所作以告來者。柳州云：遊之適有二，奧如也，曠如也。然二者兼之爲難。

奧而有曠致，斯記已擅其勝。末段議論亦大似柳州。

陳介

余聞鼓山之勝久矣。年來作客三山，數欲一至其處，輒爲
同人所阻，竟不果。今年春與諸年友同事會城，夙訂名山
之約，復遭春雨連月不開，願莫之遂，居無幾何，天清日朗，
啼鳥報晴，余乃出告諸年友曰：今可以出而遊矣。諸年友
亦皆欣然欲往，遂相率出郭東行，一路桃李芳華，間以籬
落可以娛遊人之目，漁歌樵唱，時與山村雞犬相響答，可
以悅遊人之耳。旭日初昇，春風披拂，天地之氣冲融和粹，
可以適遊人之體而快其心。行二十里許，卽抵山麓，兩旁
有古剎名園，可供遊玩中，構亭橋左右，古榕數株，垂芳蓋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記

五

之溪水皆生淺碧色，由溪側取道而上，夾道長松以萬數，
石磴歷歷可六七里，每里許輒建一亭，因各爲畱憩者。从
之乃至山門，門以左溪水鏘鏘作琴筑聲，回視下方風帆
浪舶，出沒隱見，皆渺渺可指數，旋入寺中，見殿閣壯麗無
比，有古松百壘繞之，每當天風忽至，四山皆響如聽大海
波濤，木魚鐘鼓爲之失聲踰嶺而左，下石磴三十餘級，爲
靈源洞，洞中架石爲橋，橋下絕壁對峙，蹊澗介然而水已
盡涸，至巖下始聞水聲潺潺，世傳以爲晏公說法於此，惡
水聲喧雜，喝令西流，其事荒唐無稽，余未信之。從洞口折
而東，一往壁皆峭立，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曰湧泉亭，泉

山石際莫窮其源。下注石池中。琅琅可聽。勺而飲之。香味
甘冽倍常。出亭畔二十餘步。夾石爲門。可依而入。層崖曲
徑。大都如前。而高曠過之。又二十餘步。得臨滄亭。疑卽朱
子所謂水雲亭者。亭廢已久。而故趾猶存。憑高遠眺。群山
赴海。萬派朝東。烟雲起伏。朝暮百變。殆不可狀。自靈源洞
至此石壁上。多宋元以來遊人題識。歲久爲苔蘚所蝕。強
半凋零。磨滅不可復讀。其間名賢盛跡最著者。惟孫莘老
蔡君謨。蘇才翁。李伯紀。趙子直。朱文公。真西山數人而已。
已復繞亭後。奮力登。崩峰絕頂。頂上亂石離立。磊落相
望。朱子曾爲趙侍郎刻天風海濤之四字於大石間。以識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三

之徘徊四顧。空曠無前。東有大海。烟波浩渺。茫無際崖。琉
球日本臺灣諸國。依稀見之。西有無諸城。烟火萬家。錯處
雲水間。望之若兒戲。瓦屋然。其南與北。則疊嶂層巒。逶迤
懸峙。髣髴百千螺髻。纍纍出自天外者。洵天下之奇觀也。
遂自峰南下。復還寺中。僧又導之踰嶺。探達磨洞。洞中石
覆爲巘。隱有水珠滴下。下有九曲石。玲瓏簸空。出入其
間者。如觀武侯八陣焉。惜巘徑荒僻。探奇者鮮及之耳。越
明日。循故道下山而歸。同遊者五人。陳常丹。熊申伯。巫媿
殷。族弟亦平。皆同年。而余則東山居士丘秀瑞也。時康熙

二十有五年春二月二十三日記

東山之隈有草廬焉坐僅容膝架僅貯書戶牖僅蔽風雨
蓋余向所棲遲焉而嘯歌其中者也康熙丙寅歲會余將
有京師之行而余弟國瑞取而居之乃更名其齋曰讀書
以請記余因勗之曰天下之至樂孰有如讀書者哉當其
展卷而相對也聚百代之人材於一堂而師之友之以道
德爲膏腴以文章爲錦繡焚香默坐足以備禮抱膝長吟
足以當樂無山水也而境自奇無聲色也而情自娛無君
相之權也而予奪自我雖復偃仰一室矻矻窮年而其流
覽之情已不啻遊八荒而閱千古矣又况體之身而爲言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記

三

行推之世而爲事功其所取資於簡編者豈淺鮮哉然天
下讀書之人不可勝數而求其好學深思克負大業者卒
不少概見何耶一曰志之不堅也學莫先於立志志旣立
矣而後能專其心以求之勤其力以赴之未有因循不振
苟延歲月而可以探古人之精義者二曰才之不敏也經
典之旨微而難知子史之文博而寡要自非具聰明卓絕
之才烏能究其精深之故而窮其廣大之原乎三曰境遇
之爲累也人生數十年中日月幾何不幸復處窮迫之境
而衣食累之憂病累之人事應酬又累之雖欲優游諷咏
以圖卒業其道蔑由矣嗟夫世之讀書者常患不克奮其

志有其志矣或其才不足用有其志有其才矣則又困於
境遇之窮而卒無所用其力也不亦深可惜歟今吾弟當
年富力強之日志既不甘同於衆才非遠不逮於人而又
藉祖父之餘蔭不以境遇累其心是舉他人之所不可必
得者而吾弟兼而有之其於讀書之樂也何有昔人有言
壯盛智慧殊不再來繼自今以往吾弟其坐臥齋中及時
加勉以自樹立俟余他日歸來酌酒東山之下聽其言而
知其有用攷其行而知其有爲使兩大人親見其事功之
成焉則書之所以爲益於人者其可量乎哉國瑞再拜曰
謹受教遂書而記諸屋壁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三

身親閱歷所言皆親切有味凡爲學者各宜書紳不當

僅書丘氏之屋壁也

黎槐曾先生

杜詩云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秀瑞殆將晨鐘學者

歟何其言之警而切也

陳介石先生

康熙二十有一年歲在壬戌暮春之初家大人從三山會城歸曾於福市陳書中購圖書數十帙復得名畫一卷卷共十四幅每幅係以詩廣不盈尺悉用金箋絹素爲體有題記印識知爲搢紳家賜書樓藏畫而出於區亦軫之手模觀其所狀日月風雲山川人物之屬率皆蕭疎簡遠妙在筆墨之外信非工於畫者不能其一畫半山中慶雲繚繞而紅日現於其間山前石溪歷亂溪樹參錯相望一老人携琴童立溪上仰視雲日之勝悠然若遐思曰雲臺捧日其二畫日落西山殘紅倒映天際遠岫數層若隱若見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記

三

山前橫一溪溪雲亂起村樹人家半在翠微杳靄中曰鷓鴣返照其三畫一境甚異石山隆起山下烟樹蒼茫樓臺城郭參差隱見非復人間世也曰風門仙蹟其四畫江潭中波濤洶湧風雲雷雨交作石壁上草木爲之飄搖疑有神龍出沒其間而人莫之見者曰龍潭靈應其五畫一溪水甚清長橋橫亘如虹行旅從橋上過者四人中二人皆擔簦負篋一人肩傘尾其後前一杖者且行且卻迴顧後三人四望山光淡遠曰鼓樓濟渡其六畫大江東岸上下村落相望茅屋數椽皆在林木間依稀見之門前有洲渚各曬魚網時日已沉西橋上一漁父負網而歸隔江山色

近者含青遠者擁紫烟光返照絕可玩曰漁村夕照其七
畫高山聳翠隱然如屏風環山麓市肆分別雲樹蒼涼溪
水縈折崖石間東西各有橋日暮山染嵐光行人纍纍渡
橋畔曰山市晴嵐其八畫五峰如指相連烟雲在下環繞
往來僅露峰尖望之茫然若大海翻疑五峰爲海外神山
曰五指凌雲其九畫一山寺長松點翠彌望朝露空濛遠
近山光倍增奇秀陔陔若有鐘聲曰梵刹晨鐘其十畫兩
岸石壁峭立上有碧樹蒙翳瀑布水從中瀉下漚爲清溪
溪前雙松下一人跌坐仰觀覺清冷襲衣潺湲盈耳令生
平烟火氣都盡曰百丈飛泉其十一畫湖水空濶若脚遠
山月落波心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遇秋風行水上其紋縈
縈然蕩漾金波遂成兩片曰洞庭秋月其十二畫川原野
渚蘆葦叢生秋雲開淡暮色蒼然飛鴈數陣從空下宿鴈
亦爲之驚鳴曰平沙落鴈其十三畫古寺藏松林中山下
暮雲繚亂半繞松枝一老僧入山戴笠曳杖踽踽行青松
下似聞鐘聲暗度雲外曰烟寺晚鐘其末幅畫冬景天色
晦冥江水凍盡黑獨沙積有孤舟一漁翁披笠垂釣兩岸
山光朗朗照人舒望皆瓊林瑤樹曰江天暮雪夫詰雖工
不過一枝藝之未猶能令人愛而傳傳而述也如此而况
士君子寄志高深創經國之大業垂不朽之盛事其流風

餘韻足以感動乎百世者可勝道哉而吾獨重有慨者方其藏於賜書樓中想搢紳先生解組歸來優游林下集子弟而授以圖書宴賓客而陳諸几案其一時牙籤錦軸金石古玩與此畫稱者皆足以供游息之樂可不謂盛焉會不數傳而轉徙人間大者淪亾小者散逸無一爲其後嗣利者而於此畫乎何有豈果富貴無常一盛一衰而不可必耶抑亦祖父勤勞締造而其子若孫反以驕逸而失之耶余每覽是卷未嘗不感嘆隨之因援筆而爲之記使知書畫小道猶有可觀而後之人觸乎目感乎心更當兢兢業業思所以守成之道無使祖父遺澤流落不振而爲他人之所惜是則家大人之志也夫詩若干首并錄如左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記

畫

昌黎畫記以刻畫長此記以議論長

黎媿曾先生

天地萬物化工也凡摹寫人物者皆畫工也古今文章盡屬畫工而中有優劣之分者畫得似卽佳畫不似則拙也就畫中曲折傳神蓋文之絕到者

陳介石先生

此庚午之冬湖上汪掖蒼使君去吾杭時父老子弟數千人奔走攀轅而近時之工畫者又從而追摹其狀家傳而戶祝之者也公爲政廉明有威大要以得民心爲本於士則引翼教誨惟恐不及於民則休養生息如恐有傷於強弗友者則哀矜懲劓俾其改心易行以歸於正而後已踰年而聲教大行四境內外方且喁喁然爭自濯磨以不負公治而教之之至意而舊治懇荒之議忽下遽以左遷去杭之人徬徨太息如脫赤子於慈母之懷有不能以一日釋然者於是爲之豎碑爲之刻石爲之設櫃投錢去之日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記

美

又相率而餞於郊自朝抵暮越數百里不絕至於今事過

跡畱而猶相與繪爲圖以傳其美盛矣哉近世爲令者所

僅見也夫自尊卑濶絕而上下之情隔而不通凡方岳大

官以逮郡邑吏之行來則迎之而去則否以超擢去者則

空城而送之而左遷者則例無有昔殷洪喬作豫章郊餞

者甚衆及廢泊江亭積日乃無復相窺者何德彥以吏部

卽歸省傾朝相送其父叔度問曰有幾人對曰數百叔度

笑曰此送吏部卽耳非爲何德彥也此晚近以來時事之

常蓋不足怪公爾時以一邑令解組半載行李蕭然其清

冷景况當與殷洪喬廢泊江亭時同其寥落非有吏部卽

噓枯吹生之勢可以傾動朝野者而吾杭人之戴之也乃至如此之切雖去今三載而猶傳其餞送之圖交口讚嘆以爲數十年來所未有之盛事則公之德澤移人之速而入人之深固可因此圖以想見而三代遺直之未泯有非晚近時事所得而拘者亦可觀於杭人而知之矣某樸邁微材辱公知愛最深竊自念將來亦有方州之寄文章吏治當以公爲師因與同志共覽是圖不勝忻慕輒私記其說如此云公諱曾垣號掖蒼浙之仁和人康熙二十七年任今補授直隸廣平府邯鄲縣大尹

三載後猶傳其圖此真去思而非面諛矣後又謂文章吏治當以公爲師則寫出私淑意乃見記非無爲而作

陳集斯

出邑西門循城南去復折而西烟樹迷離樓臺高迥望之
超然而靈秀者丘園也先是家儀生兄遊郊外得隙地半
臨溪上度可營別業卜吉鳩工以爲斯園園成而環視其
中門有曲徑堂有深室前有臺榭後有苑圍旁植名卉數
十本類足供游息之觀每當月夕花晨溪光明媚把酒臨
風凝眸遠矚南對玉笏西接石潭東臨琴崗普陀諸名勝
所謂造物自然之秘常不待指呼而自呈于几席之前洵
足樂也爰命諸子嘯歌其間而徵余文以爲記余竊惟古
今來山水園林之樂士大夫家類能好之而不知溺乎其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記

天

中與游乎其外者蓋亦有得失之辨焉彼溺乎山水園林
之樂者侈樓觀積花石畜歌童舞女而宴酣其中非不極
一時之快會幾何時而被瓦頽垣已無復爲其後人有者
俯仰之間感慨係之如臨春結綺之屬是也若乃高人達
士往往游心於山水園林之外凡花鳥魚蟲之變風雲月
露之形日交接乎吾前而吾自出其胸懷與之流連而往
復雖千載而下過其地者猶且嘆想其風流以爲不可及
如元亮之三徑子美之草堂是也嗚呼以得若此以失若
彼山水園林之樂豈易爲一二流俗人道哉今吾兄生長
紛華之中而能不爲所溺舉杭人聲色裘馬諸嗜好皆一

切屏去而獨構斯園以供諸子講學之所俾得朝夕從善
師友游雖山水園林窮極偉麗適足爲文章進修之助吾
知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審矣獨愧余無似年來奔
走名場方役役而未有已卽欲假君之園一棲遲焉而不
可得遊覽之下其能無臨淵之羨也耶

關對山水別有神情故其言自超

陳介石先生

聞故多名山而仙人之所居者爲最勝其在興之仙遊曰九鯉湖在漳之南靖曰鷺山洞二山幽奇萬狀皆九鯉真人居之山以仙而名而仙尤以夢而神也顧余家汀杭距鯉湖千里而遙雖欲一至其處不可得獨所謂鷺山洞者與吾郡接壤癸亥夏六月爰及同人數輩以求夢至焉是山也雙峰聳峙偉然出於群巖之表行者遠在數日卽可遙矚比至山麓臨茅屋過谿橋溯山而上可四五里許仰視真人洞猶在天半山迴路轉抵巨門峰石溪歷亂水中皆小石平布復有大石側立道旁如雄獅猛虎森然欲搏

東山草堂文集卷二

記

三

人前有各數丈其深殆不可測於是緣崖而上曲折層梯皆松陰夾道不數武忽聞雞犬鈴鐸之聲始達真人所焉傳者曰真人之來也蓋二百年於茲矣先是茲山有鄭公者遊鯉湖神告以夢曰明年重九日吾遊鷺山與子再晤公歸及期山下果有九人飄然而來公亟趨迎忽不見已而有九鶴翔雲表止山巔公禮拜訖乃刻像爲立殿云繞殿皆古木弗計歲月大者數圍高不知幾千尺環挹蒼翠森然蔚然山雖西向斜陽不得入時余輩在盛夏中風拂蟬鳴忽忽如八九月間真仙窟也余旣抵此仰而觀山俯而聽泉坐臥竹樹雲石之下前臨金谿諸山水以及舟車

往來閩粵者瞰之渺然又皆可數髣髴畫圖中人物殿以左流水通茶竈下鏗鏗有聲又有巨谷數十丈僧治爲園圃中有石池半畝環以梧竹植以芰荷池產蛙鳴聲震林谷間其上有瀑布水從懸崖傾瀉落池中夜靜雜蛙聲聽之若彈琴擊筑相唱和焉者越明日僧復導之上見雙峰高頂尚有雲氣起伏其下余乃躡屐而登披荆棘攀藤蘿壁愈奇而步愈艱偕行者累足坐石上獨余數人奮力重登得至絕頂東臨滄海南望漳城數百里山川風景歷歷如指諸掌俯瞰向所坐石上者乃若一猿猴然其前一峰舊傳爲仙人採藥所斷崖千尺絕不可攀時余長嘯數聲

惟見猿鶴驚起而已噫凡人登一山歷一境而遊覽其間猶相與低徊畱之不忍去而况茲山境地勝絕又實爲仙人之舊館也歟若夫鯉湖佳勝余將從省試之日一假道償所願焉尚未晚也

余少嗜佳山水聞東南名勝所在都有而金山最著登臨者相屬不絕已復得蘇杭人所刻金山圖縱觀益自喜蓋幾爲想像者久之歲甲子鄉人有還自京口者爲余抵掌談彼中勝概今上南巡以是秋駐蹕茲山之巔書江天一

覽四字畱寺中一時旌旗赫奕輝映江心輒復欣然神往恨不得爲扈從臣飛身游跳其上也繼乙丑丙寅間余以選拔赴都渡江而北始獲觀所謂金山者亟欲呼童載酒向妙高峰頭一吐其胸中奇氣而行色匆忙風濤間作又無因而造觀焉嗟夫昔之人有畢婚嫁去而遊五岳者而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記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余結想茲山有年往來南北又近在眉睫間乃不得一至其處以償夙願山靈有知豈不笑我忙甚哉今年夏五計偕南旋僑寓西津有日矣因與同人數輩駕扁舟而往其間高閣長廊壯麗無比石壁皆拔地數十丈江水四面迴湫空曠如秋一切城市村墟帆檣上下悉透迤在襟帶間而唐宋以來名人題咏甚多敕賜四字亦碑於絕頂之上然後向之十餘年間所區區願遊而不可必得者而皆得以盡攬其勝於瞬息之頃其亦與此山有勝緣也已雖然余亦可以觀止矣賞山水於山水之中者其爲山水也猶小賞山水於山水之外者其爲山水也斯大蓋宇內名山

大川不可勝窮惟胸中自具丘壑雖閉戶兀坐亦安往而非佳山水也宋宗少文愛遠遊慮名山難徧覩因訪其形圖之室謂當臥以遊之其亦不得已而然耳今余之於斯山也始而耳聞焉繼而目覩焉終而身親閱歷恍乎其有悟焉觸類而通引伸而長其胸中浩浩落落自別具一天地在卽有他山水且無所用之何必假畫圖爲臥遊哉時康熙三十年五月十三日閩人丘嘉穗記

文情絕類昌黎滕王閣記而點次金山勝狀尤覺摩詰詩中有畫

王師錫

歸善縣東湖義塾碑記

邱嘉穗

距縣署西南百許步前金斗後鐵鑪各有湖水滌注爲闔邑人文輿區前明嘉靖間稱極盛焉而會當事有忌者惑形家言謂不利厥署因壅其土爲橋地脉中斷水復橫衝而水東一帶人物市聚之繁亦遂不逮於昔父老子弟未嘗不追述其事以爲恨歲己丑太學生姚璣諸生葉廷英等率居民環庭請復其故余視之良然而城中舊家猶有執前說以紬余者余應之曰官民一體利民卽利官也庸何傷於是毀橋填址之議以定然尚有可議者曰是其費將安出及臻厥成又焉用之余諾焉而未有以發也先是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記

三

家慈鄧太孺人以戊子秋稱七一觴家人婦子願釀百十

金施諸寺觀誦經以祝太孺人慨然曰卽以此修聖廟建

義塾勝爲而母禱名山也顧委金錢於無何有之鄉胡爲

者至是詢及填橋故址延衰幾何立出前金牒學修廟外

復命諸生建義塾於其地以居學徒並置店兩間撥租百

石爲延師束修費然後向之闕者補墮者修盤迺苞鬱煥

然改觀而文物邑居亦駸駸加於舊矣是役也工始於己

丑九秋迄庚寅冬落成董其事者廩生朱廷詔增生錢天

雯謂宜有記乃爲序其顛末勒諸貞珉以見邑人士之共

襄盛舉力復舊觀者固能諒余之素志而余承乏是邦幸

得與諸人士敬業而樂群者實亦一原於慈訓而不敢爲
異端流俗之說所搖惑也是所望於後之謹教而申其義
者

先生吏治本於慈訓卽此已足式多士矧其文煌煌垂
不朽哉行將風示天下固不僅一鄉一國沐先生之化
并陰沐太夫人之化也特吾邑爲近水樓臺之得月云

爾
治弟葉適識

東山草堂文集卷三

記

三

萬有本一無也造化之機無焉而後有有之而復歸於無我惟不自有其有而以無生有以有還無斯其有乃爲真有而其無也亦不至終淪於無無之時義大矣哉自夫人之各爭其所有而以爲不可無也於是事未至而迎之事方來而執之事既過而留之而此心之憧憧然者已自失其虛明之本體雖求之愈迫鑿之愈深而其爲累也愈甚何者以其有之也吾觀古之至人天趣浩然順應無跡有德而不自德其德有功而不自功其功以至有富有貴而不自富其富自貴其貴及其後也人皆歸其功德而於富

貴亦若所固有卒莫能與之爭者非故爲是曠達之觀也其亦曰中心無爲外物無與焉則已矣楚南有名孝廉曰裴也菴先生讀書樂道大雅不群視世俗一切塵塗事絕不掛眉吻而獨望後之人歛其經世有用之學以歸於無因作亭於別墅背山面湖藏書萬卷名之曰無亭俾子孫講習其中其長君孝廉某次君文學某三君總戎公某旣皆用其家學聯鑣仕路而總戎公又辱與余同城者有年乃述其事而屬以記余方媿學術淺陋復何能測先生所以名亭之意哉雖然嘗思之矣古賢豪以道德尊以功名顯而能善處其富貴者莫如君家晉公晉公以文武全才

自寒生都將相爲時霖雨動猷爛焉晚乃退居午橋開綠野堂悠然若無所事正如韓魏公詩所謂須臾慰滿三農望歛却神功寂若無者意先生所以名亭而屬望其子之意或在斯乎後之人推先生之家學而溯其淵源方將行所無事以與造化同遊於無何有之鄉吾知德不自德者有其德而未嘗有也功不自功者無其功而未嘗無也而區區人間富若貴殆不足復爲裴氏諸賢道矣若乃如王何諸子立論天地萬物以無爲宗是又無其所無而非先生之所謂無也遊斯亭者當自能辨之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閩上枕 邱嘉穗 實亭誤著

門人

饒華元

莫魁士校

弟

倬

傳

補陶靖節先生傳

并序

余箋陶詩訖覽昭明太子所作先生傳多不得其
綱領而詞亦散漫無足觀因據先生詩并摭取諸
書僭為訂補非敢蔑視前人亦庶幾自託於溫公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傳

一

補文中子傳之意云爾若其評先生詩則昭明太
子之序盡之矣

晉處士陶公諱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自號五柳先生
潯陽之柴桑人其先自陶唐之後入殷封豕韋為陶氏漢
初陶舍從高祖破代封愍侯陶青相景帝晉成帝時曾祖
侃以忠勞封長沙郡公贈大司馬諡桓祖茂武昌太守有
惠政父某姿城太守史逸其名公少有趣博學善屬文
脫穎不群任真自得好讀書不求甚解時開卷有會意輒
欣然忘食或見林木陰翳禽聲上下亦復顧而樂之嘗以
五六月高枕北窻下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雖短

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以家貧稍起爲州祭酒尋自免
歸州召王簿不就躬耕自給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
往候公勸之仕謝以志不及因饋梁肉亦麾去居久之貧
益甚親故皆慙患爲長吏而公亦自以母老子幼欲藉絃
歌一席之地爲三徑資始出爲鎮軍建威參軍銜命使建業
再至江陵旣乃辟爲彭澤令彭澤瀕江許距家僅百餘里
不以妻子自隨在官八十餘日頗勤吏職不堪其擾而性
復剛直恐與世多忤因有悵然慷慨深媿平生之語時時
欲自免去職會聞武昌程氏妹許公欲奔喪而郡遣督郵
至吏白應以束帶見公乃慨然歎曰我豈能爲五斗米折

腰向鄉里小兒耶卽日解印綬還家賦歸去來辭當事者
猶以著作卽徵迄稱疾不赴自是宋王劉裕拓土開疆威
名日盛篡晉勢成恭帝拱手莫能制而公亦鬱鬱老病有
志不獲騁自以曾祖晉世宰輔耻臣於宋終其身不復肯
仕矣公性閒靜少言不慕榮利而獨嗜酒親舊時置酒相
招飲輒醉醉輒退或貴賤造其室亦爲置酒醉卽語客我
欲眠卿且去江州刺史王弘欲識公不得聞公之廬山將
還私屬公故人龐通之齋酒具邀公公與弘後先至卽共
歡飲如常嘗以九日出宅邊坐叢菊中方把菊玩賞而弘
忽遣白衣使送酒來徑就酌醉而歸顏延之舊與公相得

及爲始安郡經潯陽日造公酣飲臨去贈錢二萬悉付酒家稍就取酒有郡將侯公值釀熟取頭上葛巾漉酒已復著如初平生不解音律而蓄無絃琴一張每酒適輒抱置膝上撫弄以寄意其飲酒真率多此類然當是時世路崎嶇風波未靜公家又窮乏屢闕清醕日率妻子灌畦力作間於耕種稍暇時與二三田父稚子斗酒自勞啣觴賦詩以樂其志特詭託於酒人名士之間冀以遺世忘憂全身遠害而已非如晉人佚遊荒宴自命爲放達風流者比也初廬山東林寺主釋慧遠傲誕好大言嘗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又號召緇素百二十有三人結白蓮社修淨土歲以春秋二節朝宗靈像而命劉遺民撰同誓文申嚴其事其間譽望尤著如周續之等號社中十八賢士大夫靡然從之至有規求入社不可得者公雖往來廬山與慧遠爲方外交而心實鄙薄其說不願齒社列慧遠遂作詩博酒鄭重招致卒不可屈一日偶來社中甫及寺門外聞鐘聲不覺輦容遽命還駕公或畱止必索酒破其戒慧遠獨許之而社中諸人不與焉特續之遺民旣遁跡廬山事慧遠公又不應徵命人稱潯陽三隱而續之遽應刺史擅韶之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共講禮於城北之馬隊旁公疾稍間亦作詩規之其高致遠識又如此宋元嘉四年將復

徵命會卒年六十三故人顏延之私謚爲靖節徵士易簣前有自挽歌及祭文視生歿如晝夜信不惑志於東林者妻某氏蚤卒繼娶翟氏有賢德能安勤苦與公同志生子儼俟份佚終皆不辭薪水之勞公有責子命子與子儼等詩文教誨備至先是官彭澤日送一僕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其善遇之彭澤有公田之利足以爲酒公議明年悉令吏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議以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其後公遽免歸竟置不復問公歿後百餘年梁太子蕭統愛其文爲之序曰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迹者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耻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此亦有助於風教也君子以爲知言

謹按唐宋以前諸遠祖遐哉邈乎弗可知已及三五郎公由寧遷杭而後賴有族譜一書通相傳述稍得以考其世次塋塚而其行實終莫之詳也獨自我高祖而下近者未逾一紀而遠者亦復不過百餘年前人遺蹟往往存焉而穗也聞見所及又自有不可誣者乃敢次其言行以待世之君子記曰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讀是傳亦可以諒穗心矣

高祖文學殷宇公傳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傳

五

惟丘氏之先爲西江永豐層山人繼遷汀之寧化石壁村宋末江南大亂寧亦弗靖始祖三五郎公兄弟負母韓孺人避難復遷之上杭凡十數傳而生我高祖高祖諱陵字殷宇龍岡公季子也上世風俗淳古諸祖皆隱居不仕以質行聞於鄉里至公兄弟始學問爲文章家貧不能置典籍聞人有書假而抄之日夜伏誦不少輟間治田牧犢亦挾一冊自隨弱冠卽補弟子員有聲稱念所居僻陋乃由下都黃竹逕返居中都修復林塘之舊廬奉祖先神主其中晚以屢下第告老偕諸子去而之龍南築室山間手一編杜門高臥者數年尋病終諸子扶襯歸塋木鄉之天保

寨白沙岌下配張孺人性貞靜雅不喜邪教一切巫覡及
募化僧不敢登其門獨龍船客唱孝順歌時率諸婦垂簾
聽之卒年八十餘亦塋天保寨下與公丘壠上下相望云
公生於嘉靖十年辛卯二月三十日戌時卒於萬曆三十
七年己亥十一月十九日巳時享年六十有九子男四人
長喬林次順湖俱無子次鎮林次卽我祖涵春公女三人
一適佛坑張某一適古坊張某一蚤夭贊曰
少游鄉校母夢不虛林塘舊蹟卒復吾廬閨門靜正異端
是除孝歌堪聽焉知其餘

曾祖處士涵春公傳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傳

六

曾祖諱大儒字涵春殷字公季子也公爲人襟懷抗爽長
身鶴立美丰儀好學通知古今又善鼓琴所寫竹石蘭菊
皆精妙可喜鄉人以瀟灑美少年目之尤有擔當綱常之
志壯歲往耕龍南山中迎父就養父歿竭力扶襯歸塋事
母張孺人溫清定省依依不忍離子舍每夕必篝燈至榻
前奉起居唯謹母子相與語良久乃去雖有他故亦如之
家貧備極色養所有美飲食必先之母而已常不敢克腹
每從豪家飲酒還袖中常出果品遺張孺人醉後歌呼啼
笑如嬰兒狀張孺人顧而樂之嘗於食案間指蔬瓜訓諸
子曰人子事親貴養志無貧富皆可自盡卽如食此瓜自

擇其麤者而以肥甘者奉父母是亦孝也其善承歡類如此兄鎮林公遭怨家以毆殺事誣告屬邑令某公驗其屍故事驗屍者甲乙二家皆當先受杖名曰下馬板公念兄老矣不堪撈卽流涕請於令願以身代令奇而許之及事白令顧而歎曰吾固知若孝弟家決非殺人者時高第諸伯叔以爭利故頗與吾房昆弟子姓不協公在湘邸聞之乃以手書報鎮林公曰上房伯兄今雖異居自祖宗視之皆一體也我兄弟當以量待之張公藝范希文處家庭之法具在奈何不以爲法况此事非諸姪本意祇緣在家久別無生產故計及銖錙耳今但教諸姪各治生業則有恒產自有恒心矣書至始更爲敦睦如初公家居慎嘖笑正襟斂色若對神明竟日不少頽惰閨門之地內外斬斬若無人然婦人孺子窺公坐中庭每過屏風後輒戢步履不令蹀躞有聲子弟侍側常肅冠帶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苟有過雖冠且婚猶長跪受杖人用憚之其在湘中所貽家書亦戒飭諸子婦謹出入別男婦毋廢容止貧者宜安命母抱怨公姑及夫臨財母相盜竊讀書者毋怠以中止卑幼善事兄嫂母忌分母鬪狠於鄰里皆稟凜有明訓焉晚年遊於吳楚之間仗義疎財大與行賈者不類與人交片語不肯欺意氣軒軒洞見肺腑間憂時論

事慷慨動人雖終身不得位而未嘗無志於當世先是萬曆天啟間無爲白蓮教盛行鄉有浮屠人陳明受者尤神其術遣徒四出衆爲起庵於勝運自士大夫皆禮下之其聲傾一時又誘民男婦歸其門下取法名載冊拜爲佛弟子以歲時建齋醮號召至山中宿兩樓男婦雜選聚會者率常數千人而施捨財物亦不下數千金公逆知其必爲亂禁不令入鄉又欲告諸當事以遏絕之攷天啟三年公在湘邸有寄還家報纒纒數千言而於此一事論之獨詳其書略曰自離家四載鄉中風化未知何如近聞有倡無爲白蓮邪教者煽誘愚民將來必至作亂宜會同能幹明

人達士條陳院道府縣併條黨拏解庶人民得安風化大順有能爲國家除大患者真當世之豪傑也自今以往凡有齋徒師婁入鄉中者定能煽惑邪姪卽當鳴鑼會衆捕其人詰其姦送官懲治有志者不得姑縱成害此輩亂國擾民誠爲大戒及至明季以邪教燒香聚衆作亂者所在見告竟釀成闖賊之禍公之言於是乎驗矣其明年天啟甲子以疾作卒於湘潭旅舍距始生萬曆元年癸酉十二月二十五日享年五十有二因葬其地又二十有九年順治壬辰乃返葬於本鄉之雙髻巔下又三十有二年今康熙癸亥七月二日復以曾祖妣白沙嶺墳墓久爲逆賊竊

發於是鑄銀牌一并請公骸骨合葬焉妣姓曾氏生萬曆六年戊寅十月二日丑時先公二年卒時天啟二年壬戌之十二月二十二日巳時也子男二人長曰蘭字元芳次曰竹盛卽我祖也我祖閔序曰母曾孺人德性溫良孝翁姑和妯娌敬丈夫中饋蘋蘩克謹無愆人稱賢婦至今老嫗嘗述之以訓媳蓋實錄云公又在湘邸娶一妾不知何氏生一子名桂字庭芳崇禎十五年與兄元芳公同及於難無後其母亦蚤卒贊曰

清標絕俗古之天民琴書寄興孝友持身憂心歎世感慨動人惜哉不遇終老湘濱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傳

九

祖郡鄉賓逸六公傳

祖諱竹盛字逸六涵春公仲子也生有美質穎拔異常兒髫年就外傅方誦魯論會同舍生有諷孟子者公每默識其語及授讀孟子皆成誦如故書塾師驚異問故公乃云云衆大竒之以家貧不能竟學年十五隨父涵春公之楚中卽自擇一山苦身栽青如早甚秋乃大雨其明年詭價騰獲利十倍公携金歸父涵春公所時家世貧且久諸父兄行賈者頻年困乏頭童齒豁無所就而公以未冠童子一出驟得百餘金涵春公殊驚喜過望亟命自藏之公笑曰大丈夫視百萬金錢如糞土此區區者何足道哉卒以

公諸兄弟涵春公大悅且以爲志畧類已鍾愛特甚十九歲喪母曾孺人廿一歲涵春公歿湘邸時雖貧皆竭力送終因私自念親亾家中落旅館伶仃常恐不克負荷爲先人羞益勤苦治生業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菲薄其存心行事之方一出於信義不肯少隨俗以利害爲趣舍是時湘中居停主群相習務刻深罔市利四方行商以爲患聞公爲人忠厚有父風皆以謂長者可託一市爭歸之恨相得晚由是不數年酬息數倍爲父兄償舊債數百歸里徐構宅置田有中人產矣順治八年宗人推公爲戶長出入官中辦賦役十年事竣故事後班承替者例有金十八兩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傳

十

納之前戶長爲傳冊費公遂書名告於墓歸之七世祖萬

七公爲丞期以數十年寄子母錢家用其利爲合族免役

構祠以報祖德至康熙乙丑獲息千有餘金乃遵公之志

建家廟於本鄉社背山之陰約費八百餘中間供歲祭納

官丁數亦稱是宗人德之因以祭日頒金二胙四俾其子

孫世享焉曰以彰厥善且勸後人公孝友自其天性晚歲

家道稍豐自傷父母皆蚤世每見族弟母年九十餘者未

嘗不流涕太息也曰子欲養而親不在南遊之歎繫獨仲

由氏乎兄元芳公家貧嘗在百里外舌耕度日公歸自湘

往省之環視學舍中生徒寥落窮愁萬狀乃慷慨傷懷泣

數行一謂兄曰嗟乎男兒縱不得志猶當別圖生產以自振拔奈何傍人門戶作活計耶於是分橐中金三百餘緡吏爲行商涵春公在湘邸生一子名曰桂歿時已八齡父隨母去爲人僕而公兄弟未之知也公偶檢父書得養弟遺令一紙乃痛哭贖還使讀書飲食臥起挾以自隨愛育倍常人旣長爲娶於黃黃卒又爲續娶李歲與數十金爲貿易不能立輒復分給者數矣當此之時兄嫂弟姪六七人皆就食於公同飲爨箸不析者幾三十載中更遭凶歲米珠薪桂克已爲義人皆以爲難會明季荆湘大亂兄若弟皆遇難一子亦蚤逝無子公哀悼不已亟欲爲立嗣以

詢諸子無應者覓旁支又烏有但置嘗田令子孫歲祀之歎曰伯兄有子而不嗣三弟蚤殤而不壽我情雖盡我心曷忘哉晚年子孫盈前嘗自念已旣不得竟學成吾事者顧不在子若孫耶乃捐金購書延經生一意教督嘉穀美酒朝夕餽不絕過其庭聞吟唔聲琅琅四壁輒爲輾然喜穗時方總角晨出暮歸常侍左右燈前月下每令占所受書一時人師經師靡不畢備四方之士爭就家塾者踵相接也又設儒資田三百畝以勸子孫好學者并草闢書五冊皆自作序授四子特取孝弟忠信四字爲號曰是蓋舉我父之所傳於我者我復傳於後人也吾子孫其世守之

康熙庚戌九月母曾孺人塚爲逆賊竊發自是食頓減顏色憔悴枕蓆間時時泣下竟得重病不起以是年十二月十六日戌時終於家詎始生之萬曆三十二年甲辰八月二十八日酉時享年六十有七明年二月葬於上都之張坊公所自擇墳也易簣前三日屈指預定化期不移晷刻又呼家人環侍榻前諄諄戒勉各中其病云公居鄉豁達重信義樂善好施與人交有終始久益篤寧人負我母我負人不以信直誤事爲戒戊子歲大歉貯穀待親知告糴者常不發封二三從兄弟子姓推食食之有同服兄失偶餽以金令續絃族弟某負其債九十餘兩詐稱盜劫去故人劉某亦貸金百餘客歿皆毀其券置不問族叔敬田賒穀數百石遇價湧願加金以償卒弗受所遺文券盈箱溢篋聽其自償或至斷爛不復取他若津梁道路所以利行人者尤多治家不遺細務晨興躬自掃庭宇簿書器用一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傳

七

一整理晚或灌花木見遺字必拾而焚之衣服飲食無所擇事物不妄費雖竹頭木屑常蓄以爲用遇祭祀賓客必腆必潔於書愛小學家禮及葉少師六字經每歲時合鄉曲老幼坐堂上輒縷縷述古今風俗貞淫奢儉所由興廢者以爲勸戒與人書札應荅如流所爲諸册序皆古質可誦至於堪輿卜筮曆數壬遁家言亦各有師承尤好古琴

傾貲以購時以水墨作石竹圖四方求者無虛日終身以勤儉殖貨作業而器宇濶達重義疎財常若出乎其外者平生仁恕樂易不立畦畝無良賤皆愛之及其取人也必以瞻識器量爲先未嘗輕許人天資淳樸望而知爲忠厚長者然閱歷多而觀變熟接人處事無後患間開口論國家事亦皆動中機宜識者服之邑子弟嘗上其事於郡守郡守給以冠帶賓筵之日長汀令金公良熟視公氣貌稱爲福德人也過其寓歎羨者數四元配劉孺人副配賴孺人別有傳子四長卽穗之大人名士任次士俊次士偉俱庠生次士修庚午副榜貢生贊曰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傳

十三

憶公爲人敦厚周慎繼志荆湘先業丕振昆季縈懷烝嘗被潤慷慨交遊揮金如糞授几上庠蒼顏白鬢貽我後人孝弟忠信

祖母劉孺人傳

祖妣劉孺人同里田背立吾公女也性勤敏相逸六公創家備嘗甘苦逸六公少時戲與同儕賭得果食盈盒攜以歸孺人不勝忿盡舉而委諸壑逸六公雖怒甚而心實悔之自是終身不復賭晚歲逸六公擁高貲食客常滿座又使諸子曰從善師友遊孺人室中饋滌灑肴核惟稱時時給油素餽酒漿不絕下至寡人婦暨僕妾乞婢往來竈下

者亦皆飲以酒肉不少靳以此賓客無貴賤日益稱譽之
每黎明卽披衣起召諸子婦及臧獲輩授約束以豐儉治
庖厨以子母稽繹緝以芻牧灌溉理園池家人咸趨事罔
敢後一切家政井如也已復治樓第於林塘之下園下園
故平地無土可築墻孺人歲浚池輒命覆百十簣其中積
土成堆樓墻竟藉以成逸六公瞿然稱善孺人終身不孕
撫諸子恩倍篤諸子少時皆依依膝下並不知爲非出已
者然未嘗少事姑息時督就外傳語先生嚴教之諸子旣
長攻舉業書聲徹丙夜孺人聽之喜爲治酒食以資勤苦
由是家大人暨諸叔父咸折節強學有聲庠序間孺人生
於明萬曆三十九年辛亥二月十日巳時卒於國朝康
熙十一年壬子八月二十八日申時壽六十有二葬本鄉
古坊雙井背後癸未冬復遷塋張坊與逸六公合墓

庶祖母賴孺人傳

賴孺人粵產也性恬澹寡營不多言不苟笑不苛責人凡
事安卑處嗇衣取周身食取克腹一切美服物皆置不問
而孺人亦無所用之終日坐庭幃中水一盃葶一縷偕子
婦紡績跬步不踰戶限外年六十餘猶日治麻桌不肯輟
或語孺人有子有孫稱太母何自勞苦爲孺人笑曰吾子
若孫每勸我釋女工吾卽終日晏坐高眠何患不給顧吾

性安之弗能舍而嬉也接人無良賤親疎一以和順視諸子孫婦若妯娌含飴弄孫無異嬰兒狀每食飲不待餽餘輒以分給人所得縞帶之屬亦緣手散盡時劉孺人精敏善持家而孺人從容和婉深得其歡心由是家人莫不憚劉孺人之嚴而樂孺人之寬云初孺人體素羸虛自中年卽善病逸六公與劉孺人數爲備後事然以性幽閒得靜攝之效竟亦無恙至逸六公與劉孺人皆下世十餘年始以病終內寢時康熙甲子四月二十八日辰時距始生之萬曆戊午二月十三日午時享年六十有七以是年冬十月塋於黃坑村尾之崎頭寨下其墳與三世祖巖妣左右相望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附跋

五

附跋

余輯家傳成客有甚余者曰爲子孫者可以譽其祖宗耶余應之曰否否述則有之譽則未也記不云乎銘者論謨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勲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以祀其先祖者也昔司馬遷作史記述太史談班孟堅作漢書述班叔皮程伊川述父母家傳歐陽永叔述瀧岡阡表蘇子瞻述蘇廷評行狀曾子固序其先大夫集朱子亦爲其先人誌墓子以是爲皆譽其祖宗者乎夫士君子讀書懷古苟思奮其筆舌雖千秋軼事四海

遺聞猶必取而闡揚之而祖宗遺蹟卓卓可參今古者顧使之泯焉而無述甚至有茫乎不辯其世次者是豈可爲深歎也哉况窮鄉下邑一家之中而讀書者已不數人讀書而能學古文辭以自見者宜加少讀書學古文辭而志不在浮華思欲自名其銘以稱揚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又不可以一二見其卒使前人功行至於湮沒不傳也蓋不足怪穗也幸服先疇之訓以粗解數字頗知痛前人功行之不可沒而訪之累年其可傳者僅如此而其不可傳者已不能一一追復雖欲避執筆之嫌其孰忍之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而述爲家傳非徒辯其世次而必贅以實蹟者爲此也若必謂爲人子孫而不可以稱其祖宗則是前人之功行皆將聽其淪亾散佚而後已也其於禮之所謂論諡以祀其先者奚當焉

述揚先世之行不嫌其千言娓娓跋語尤大方

黎媿曾先生

丘贊廷者字梅塘上杭之林塘里人也父蚤歿其兄林塘商於楚中而梅塘年少不更事獨留養母居有頃會林塘在楚中與連城富賈張三峰眷一妓時時過青樓共飲酒高歌甚歡已而張納妓爲婦林塘頗悒悒不自得每矚張他出竊往來其家私焉久之踪跡稍露張大怒伺其入卽臥所并妓殺之立持林塘及妓頭詣縣縣以爲義夫給賞銀牌縱遣去不問楚人咸快其所爲而張亦扼腕張眉目復目坐都市招行旅如故梅塘自家聞其變卽痛憤不欲生求爲兄報讐已復自念訟之官則不直卽往而刺殺已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傳

七

與兄又皆未有嗣以故私購鐵椎藏諸篋而未有以發也
亾何生二子梅塘慨然曰此贊廷報兄之年乎遂以一子爲兄後與家人訣携鐵椎出門重趼三千里至楚中訪其讐所在佯爲客投刺謁張張弗省肅衣冠出見方俯首鞠躬行拜揖禮梅塘出袖中椎奮擊張張頭臚裂暈血仆階上卽出門大呼曰而今報吾兄矣一市大驚觀者填門梅塘不復顧徑趨縣自首願繫獄張之族亦求令按驗以抵罪而張自一擊後殊歿氣尚屬家人扶之床良久輾轉得復甦令至視張被創不卽歿命所親傳以藥且憐梅塘義欲生之乃判梅塘立供狀曰限百日內歿卽抵罪後不復

問由是梅塘繫獄三月餘期滿百張猶生令立出梅塘薄
咎數十縱之去後八日梅塘持兄喪歸未出境而張竟用
是一夕卒君子以爲有天道云

論曰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
之則宐有反殺者邦國交讐之蓋先王之法一成不可變
如此然或至性激發不計其殺之義不義而惟讐之報既
報矣又能束身歸罪以聽吏之所爲下不廢私恩上不害
公法雖先王復起亦惡得而禁之况其所謂殺而義者又
有不盡奉法類皆由已而不由吏者耶又况官賞其讐壓
於法而不得報終無以雪其讐天其國之耻者耶梅塘萬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六

曆間人沒已百餘年而余少時每聞故老談梅塘事娓娓

動聽使人有生不同時之感蓋非獨取其敦篤風義卒不
悖於先王之法而處忘積慮介然自克以擊仇人之首者
必有待於生子立嗣之後此其精詣之智從容之勇抑又
可爲世法而非尋常磴磴之信果所能及也已當是時有
浙江武義諸生王世名者其父爲族人王俊所殺將訟理
恐苦屍居三年生子乃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縣令憐其孝
宐生之世名以爲殺人者抵罪不敢亂國法竟自囚餓而
宐其心事與梅塘畧同而卒不免於法余又以是歎世名
之不幸而竊爲吾梅塘幸也然世名以一諸生旣得列於

明史而梅塘生荒陬中終身爲庶人非余知之孰爲傳其事者因復歎草莽豪傑之士不幸而不得託於國書遂以抑沒不復傳者可勝道哉可勝惜哉

叙次大有史漢遺意視皇甫玄晏龐娥親復仇傳同一

高古而逸韻過之

趙雷文夫子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傳

九

前進士湖廣巡按御史熊公傳

邱嘉穗

公諱興麟字維郊號石兒閩之永定人熊氏自江陵遷閩世有潛德母鄭太安人夢龍繞松間行水勺而飲之因娠公公生而秀穎異凡兒就外傳已通經史大旨弱冠補諸生卽以制義掉鞅壇坫間制義沿至啟禎朝麗雜已甚其矯枉者尤詭誕不可訓公獨秉經酌雅力摹唐宋諸大家漳浦黃石齋先生稱其雄渾勁健一洗浮靡足覘立朝節槩遂以崇禎壬午舉於鄉聯雋癸未進士越明年二月除知宜興縣當是時闖獻交訐中原鼎沸不旋踵而北京覆沒南都二三大臣擁立福藩建元弘光馬阮亂政用宿黨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三

相攻擊而大江以南蝗蝻遍野萑苻蜂起民歎亾者十四

五公慨然之任曰今日正人臣効命之秋也吾其敢苟且

爲耶於是杜苞苴平訟獄戢奸禁暴加意喫味一切無名

賦役蠲除殆盡吏胥拱手行文書而已間復巡行四方察

其形勢要害所在俾民立柵結壘控禦綢繆以相保聚他

邑山寇多白晝肆劫掠而荆溪一路猶熙熙有承平遺風

四境德公如慈父母江院某方奏公治行第一朝命未下

而左帥難作王師已定金陵而公亦知其不可爲亟拂

袖而歸然南都雖陷而唐藩復立閩中建元隆武桂藩亦

稱號永曆駐粵肇慶時王師尚未逾嶺自閩粵而西豫

章楚蜀滇黔一時逋播遺臣相與出效力爲勝國守者猶
大有人而公尤以宜興最績屬人望隆武詔徵者舊大學
士蘇觀生何吾騶等交章起公爲禮部主客司主事尋轉
河南道御史隨閣辦事未幾聞事敗何吾騶奔粵復携公
謁永曆於行在奏對稱旨畀原職視事踰年出爲湖廣監
察御史公時由閩如粵過家僅一宿聞闕事主不避艱危
雖立小朝廷而垂紳正笏風采端凝義所不可和悅而諍
巡歷湖南六郡潔已率屬撫綏尤至楚人尸祝如宰荆溪
時諸大老咸加器重爭欲疏薦公以爲當偏隅板蕩之日
而弘濟時艱不動聲色屹然有治世大臣風度云丁亥冬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五

主歸四出楚中望風驚潰公方巡辰州爲總兵官馬某所

執逼令薙髮納敕印且以溫語勸之仕公布袍葛巾從容

詣轅門求放歸終養馬某心弗善也卽與廵道李某比而

齟齬公初以敕印馳繳恭王將逮公抵長沙同敕印送京

會有金何之變不果逮已而李某復送公至督府咨押入

京部以敕印不至仍押還楚解恭王核實而恭王方開西

南軍機倥偬亦竟不果解由是李不聽公去公遂羈棲辰

陽者先後幾七年坐臥一小樓辰人供帳弗絕日對老蒼

頭形影相弔屢瀕於危屹不爲動雖慷慨傷懷時時念兩

尊人不置迄無幾微震懼見顏面蓋忠孝其天性也居無

何李某罷去而新接道篆者爲劉昇祚憫公忠節一見輒握手語曰向者朝廷猶下詔求遺逸其不願赴者聽之先生卽不應聘蚤宜以黃冠歸故里而顧令淹畱至今是有司之過也立檄辰守取公呈投院判允回籍公至是始得以其完名全節稱前進士終老於家矣家居四十餘載齒德彌尊絕口不言天下事惟杜門掃軌日以讀書養志課子孫自娛時與二三知友流連於圍碁文酒間舒情嘯咏弄月吟風以寄其浩浩落落不可一世之槩而亦未嘗憤時嫉俗傲然以名節凌人衣冠眉宇一如素履無少渝其高風亮節人士翕然宗之相國真定梁公及宛平王公父子並以同譜世誼欽其名德每當事出都門必屬以相訪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三

公亦不肯輕請謁或有大興華造廬相商然後批卻導窾一啟其端桑梓陰食福焉閒居每覽前明遺事歎歔嗚咽不終卷過通衢見崇禎劇亦相對掩泣而罷在辰陽時左右病甚夢城隍神請見儀門授以藥翼日居民果昇神像抵其處病竟得痊北山下別業石井久涸爲文以祭一夕而泉湧人以爲皆公忠誠所感所著素園詩歌數百章悉清新雅健歸於和平無前朝遺老習氣時以其詩作行草醉舉高古如虬枝雪幹偃蹇寒崖得之者輒藏弄以爲雙絕旣老而神明不衰眼不懸鬢手不拄杖藜讌集游譚

軒軒如少年豪舉壬申伯子昭應幸奉川迎養署中猶能秉燭閱官書出其所以治吳楚者相指授浙東士女爭引領識公目爲神僊中人享年八十有九而終

論曰士君子抗懷忠孝百折不回意其中必有所自得而不求人知而人亦莫之知也方順治初我世祖章皇帝詔求前明遺臣故匿者有罪令爾時公稍遷就富貴立至卽不然慷慨赴死在烈丈夫亦自易易而何至以八年逋播臣爲奴隸人所辱乎然吾竊嘗揆公忠孝本懷實有耿耿不自安者以爲隨則背君徼則怠親不得已而出於梁震之策棲隱荆臺稱前進士以歸而向之齟齬公者亦適所以成其志而予之名也已矣公歸自辰抵汀聞封翁計輒拊心泣血曰天乎吾所以甘羈辰陽者徒以親在故也今父歿矣吾何用生爲嗚呼深哉忠耶孝耶其孰能知之耶

烈婦周氏拔貢生光鶴女也生而貞順夙嫺壺教年十八適靜海諸生邊楷日以讀書成名相勸勉帷燈織火丙夜交映未幾楷補弟子員有雋聲會康熙乙亥五月二十日以病夭歿婦時年方二十七未有子慟絕數四誓以歿殉尊章以立嗣撫孤諭且陰爲之防婦恐不得歿忽收淚佯自寬飲食起居如平時守者稍懈不復疑已而卽柩前寢兄子爲後朝夕撫育不啻已出時時囑以勤讀繼父志間密託姆媵代侍翁姑吾終當從夫子於地下家人見其言笑自如亦猶未之信也越六月朔五日矚侍側無人遂乘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傳

高

問拒戶套白絹自經歿所親奔救已不及遠近聚觀顏色猶生莫不彈指泣下距楷卒僅半月耳婦自歸邊門十載事尊章極孝謹無疾言無愠色日隨伯嫂後躬親操作以供甘旨先意承志曲盡婦道時諸幼叔三人未諧偶護視尤篤雖一衣一食必先爲措置至有尊章所不及慮者比諸叔各授室猶讓逸任勞如故妯娌間胥化其德議者謂邊固孝友家而其同居共爨歷數十年雍睦無違言者亦賢孝之助爲多其所豎立良不偶然云

論曰易有之婦人貞吉蓋委身事人從一而終妻道與臣道等舍貞其曷以焉雖然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卽在鬚眉

男子嘗學問明禮義者猶憂憂乎其難之而奈何以此責諸巾幗之不識字者哉今觀周烈婦捐生從死而能竣諸立嗣之後又何其慷慨而從容也聞其風者亦足媿已往余宰靜時卽與邑子弟上其事於當道冀得國家旌門之典區明貞烈以爲末俗勸而自院可以下僅皆循例給扁而止豈真烏頭棹楔亦必有力者而後得耶抑以巴寡婦夏令女之流爲不足多耶余故爲論次其傳以告夫後之表幽貞者

高貞母傳代

印嘉穗

武清貞母王太君既歿之二十有七年其孫倬始以乃父文學雪樵君所排纘貞母事狀踵門而請曰此吾太母半生砥節之實蹟而先君子所爲深痛其堙鬱而弗彰者也願有述余旣感雪樵君之孝先爲文以表其墓而又念向宰靜邑時曾不得越境而爲太君請旌門之典以慰雪樵君於地下乃撫其大節而爲之傳按狀太君姓王氏武清掾史誠寰公之女錦衣衛顯吾趙翁之甥女耆賓畏吾高翁之子婦而文學印聖公諱士彥之妻也太君生而淑慎寡言笑八歲卽從師氏習女範進止有儀其歸於印聖公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傳

五

也奉父母訓誠事尊章極孝謹蚤夜伺寒暄食飲罔敢違處妯娌間任勞讓逸相夫子讀書有聲庠序以孝弟聞會母某孺人卒太君以翁始俱慶衣鮮繩素戚不形顏而已始歿而畏吾公病在牀以伯子年逾壯尚無嗣欲嗣以仲之次子仲不聽乃命太君子鼎銓爲伯後太君冀翁病痊立許諾無難色畏吾公亟稱曰孝哉季婦其後畏吾公逝而印聖公尚與伯仲兩兄合爨而食太君從二嫂輪主中饋衆至十數口愈襄事恐後晨星夕月常先僕婢承上宇下內外無間雖其伯仲娣姒之相與賢太君也亦莫不如畏吾公然是時勝國將危亂盜賊疫癘水旱凶荒之狀所

在見告而印聖公柝著不一載又不幸遭疾與仲伯夫婦
並相繼下世所遺孤卽雪樵長纜等案女子僅八齡仲伯
遺孤子女各一皆熒熒依太君膝下太君強活而拊之復
以家政歸伯司訓公而合爨焉及禹莘後家益窘愈勤約
自矢撫諸孤慈而能教嚴師傅數孑杖不之較聞與長者
遊則喜與流輩狎則怒挾已女與仲伯孤女同臥起時時
分較刺繡均愛如一年七十餘猶日夜手女紅不少輟嘗
雪夜爲諸女理嫁奩孤燈慘澹十指如冰每除夕辦僕目
不交睫至達旦方蓬首未及更衣而諸戚屬賀春王者已
纍纍環闕外惟下帷遺髮告媿避而已仲有婢悍而潑詈
以惡語如不聞曰未亾人真孤立耳又何難乎諸孤以數
奇下第自傷不得致出養曰吾五十無輕煖七十鮮甘脆
薄命固如是也於若乎何尤蓋其堅忍刻苦賢淑識大體
多此類歿之日神明不亂遺命子若孫立身處變能謹飭
如我庶無咎族鄰娣姒聚而弔者皆流涕退而咨嗟歎悼
無異詞孫一人倬邑廩生高才能文有父風與余善

論曰臣不幸而以忠見婦不幸而以節名均非國家之慶
然論者遂至區忠與良賢與節而二之則又不然余次高
貞母事自其夫子存日已卓卓以賢孝稱然後歎非有節
婦之操者不能爲貞婦非有忠臣之心者亦不足稱良臣

也至於旌門之典國家所重何近代以來門祚衰薄苦節
自守者類不得使聞於禮部而其烏頭禕袂得邀光寵而
列諸郡邑乘者大抵出於強有力之家與其子孫之富賄
是爲嗚呼同爲節烈顯晦各殊其亦有幸有不幸也夫

東山草堂文集卷四

傳

七

來蘇二烈婦傳

邱嘉穗

余里中蓋有二烈婦云其一爲余舅母劉生而婉孌有志操旣笄歸舅氏挺生鄧公終日勤紡績恥踰戶限外事尊章擊曲執婦道甚恭姊姪姻婭間交愛敬不衰康熙壬寅歲賊劫中都寨破之所獲婦女皆露刃逼就道張甚劉獨據地籲天大痛數遭鞭撻弗屈有老嫗哭而勸曰事至此奈何幸留身作還家計毋自苦爲也終不聽賊利其贖不得已縛而昇之行數武縛盡解復據地如故呼嗥聲益厲且延頸曰吾止求一死耳賊度不可強又恐追兵至遂遇害其後十有餘年闔有逆臣之變乙卯流寇復起攻破下都之鄭坑有烈婦何氏被執驅而出寨門卽以兩手抱柵

夏江先生文集卷四傳

元

欄賊曳之不爲動乃斷其指引去痛哭呼號罵不絕口比臨溪岸乘不意復推賊墜水中男女就擒者稍觀望不前羣賊大怒交刃裂其身曰不從者齒此在道之人咸股慄而去翼日收其屍顏色如生四方聞而義之并追述余舅母事嗟嘆以爲雙烈余嘗考詩列共姜春秋書紀伯姬並合今日之事而觀竊怪東周之天下歷二百四十餘年以完節著於經者僅見共姜紀伯姬兩人而吾鄉二烈婦捐生并命後先相望乃以十數里十數載之近而得之豈一方山川靈秀之氣獨鍾於名媛淑女歟抑當時文獻不足

而聖人雖善善欲長亦無從而紀述之歟何其古之所難
而今之所易也况邇來諸藩僭亂士大夫讀聖賢書竊高
官膺厚秩者類不難以其身為叛人役而深閨粉黛之子
素不解學問名義為何等顧獨能慷慨誓死以報所天於
地下噫丈夫失道守在婦人可蓋也夫余故爲之傳以補
詩與春秋之闕且爲士大夫之失身者媿

俯仰感歎事傳文亦足傳

黎媿曾先生

鍾祿者吾鄉鍾氏之僕也因其主以鍾爲姓爲人淳樸無他材能嘗從主人翁射利江湖間主人翁性不羈囊可百餘金欲行賭祿聞之數諷諫不聽一日矚主人翁外出卽發篋攜百餘金走千里上之主母且告之故主人翁不知其已歸也拊膺大痛追之不能得及家書至報祿奔還百金如故且喜且愕云丘子曰祿可謂忠而能權者已聞祿是時無父母妻子又爲奴隸下人令其挾百金飄然遠引亦焉往而不自得而乃汲汲告歸挈不可必之金而還之主母非忠而能若是乎且祿以一僕而當其主之失德坑

之弗能視之弗忍至反覆諫之而又不見聽始不得已以身任其咎竊金而歸使其主竟欲行賂而不可得此其忠謀至計尤出於尋常意料之所不及非若世之徒事小忠而不知權變者比也推是心也雖古人臣矯詔之事可爲也嗟夫士大夫平居談節義意氣非不甚盛一旦立朝事君君有過曾不敢驟諫幸以一諫塞責卽棄不復顧卒至無可如何而後已而祿以村鄙小民素不聞詩禮之訓乃能竭誠致主委曲周詳至於于此聞祿之風其亦可爲少愧也已余嘗接其人於臧獲之間其志趣卑陋蓋有不足稱者而不謂一節一行之善竟可以表諸大道而不愧信

乎孟子之言人皆可以爲堯舜也故特表而出之以爲居位者法

忠而能權四字定鍾祿之案在今日而欲得斯人難矣

難矣

陳介石先生

東山章堂文集卷四

傳

三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閩上杭 邱嘉穗 實亭謨著

鍾竒瑞

門人

吳文偉校

孫 日新

銘

翰林院庶吉士何公墓誌銘

公諱龍文字信周號夙菴高祖諱某由廷試擢第一教諭靖江世以積德名溫陵生喬遷偕弟喬遠同舉於鄉喬遷官至大理廷評喬遠成進士官至工部侍郎稱理學名臣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銘

一

並祠學宮而何之族始大喬遷生封太僕卿九旬九旬生進士官至太僕卿運亮卽公父也母夫人傅氏夢仙姬抱子冉冉下雲中而生公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十七領康熙己酉省解中更闈變隱居授徒已乃就長泰教諭遷汀州府教授前後凡六上禮部始中戊辰會魁丁內艱服闋補殿試授翰林院庶吉士旋以疾卒京邸士大夫咸痛惜之公少穎悟讀書能默識爲諸生卽以文章節行自勵屢試冠其曹每一藝甫脫稿輒爲他邑傳誦以熟名籍籍郡國間同里鄉先達自相國黃景昉而下夙負人倫鑑一見公皆深歎爲公輔器折行輩與之交旣而雋閩中第一人

刻稿海內風行歷科禮闈卷俛得而失者數四長安公卿無不倒屣論文物望愈高而公方恂恂善下雅不欲以名解元自足也益退而篤志力學修古君子操嘗慨然慕李文節公之爲人置其書座右規言矩行雖閤室不自欺而尤孝友負至性事父母備色養偶不憚見公卽解當事時有餽遺暨學官俸餘所入悉以上父母爲諸庶弟辦婚嫁終喪未嘗入內祭盡誠敬以母頗事佛必腥素並陳歲具束脩延師教群從視如同胞黃氏姑及外父無嗣並拮据爲立後姻友蔡彥和及邑子某歿於汀具衾棺以殯所得士吳一輩太史歿以前心許紗燈大士像置靈几慟而去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二

有株連坐城旦者遇於塗立捐金贖之其天性篤厚不以生歎患難易其心多此類平居無聲色博奕之好口不釋食一服澣濯經十寒暑不易晚益嗜澹泊行思坐誦捲尺冊不釋手及其發之於文雄渾博大下筆輒數千言而悉歸於經史大家卽論詩餘一道亦早嫵媚而尚豪宕因舉東坡大江東去詞以爲法其爲教官也月有課歲有程每與諸弟子孜孜講評竟日怠倦雖他庠及儒童袖文投謁者必相與握手款曲不惜獎借至爲資其窮乏俾得成材由是漳汀學者悉簞糧笥書往從公遊歲無慮數百人而其一經指授後先以科第顯名者亦不啻數十人其所刊

課業四規曰敦本行立真品務實學勵勤功至今人士猶傳其語云初公工歐柳書準以正韻一點畫不肯苟人得片紙咸寶愛之廷對時以過慎越幅抑置三甲閣部諸公愛其文章楷法竟持啟奏上爲首肯得授庶常蓋異數也公生於明崇禎壬午九月某日卒於康熙辛未七月二十日得年五十夫人陳氏事翁姑以孝聞生男維嶽拔貢生再中副榜篤行能文有父風女三人並工詩長適廣昌知府黃奕振次適某次適某側室章氏生男維崙孫二人汀生晉生維嶽出卜某年月日葬公泉州府晉江縣某鄉之原先是嘉穗以諸生執弟子贄拜公郡庠公亟稱其文教育備至又與維嶽同薦拔游好日密移書使傳其事將欲辭不敢乃援常衮誌王御史皇甫湜誌韓昌黎例以竊自附於門生表墓之禮而爲之銘曰

鸞鳳冲霄而棲於棘駮駮絕塵而伏於櫪旣入瑤林亦銜金勒未展鳳毛翻悲駿骨天獨何心竟負神物有志無時命也奚戚東海茫茫南山鬱鬱名德不磨視此銘刻

風菴與子同讀中秘書不數月歿於京邸同人傷悼今讀東山所撰誌銘能無愴然動山陽之感耶

李伯猷先生

廣東提標前營千總張公暨曾恭人合葬墓誌銘

邱嘉穗

故廣提標前營千總張公以康熙四十有六年丙戌卒於
東莞營之官舍距生前明崇禎庚午得年七十七先是元
配曾恭人已先公若干年卒且礪石幽堂而未有以銘也
至是其子守府君謀合墳以塋並書其實略請銘而誌諸
石余惟近世文多諛墓中人雖以卓卓如蔡中卽韓退之
猶不免有愧詞非獨執筆者好為佞其弊起於爲子孫者
耻其親無可述不得已而哆闊誇動名甚者至以喪亂
不經見時輒敢附會國家大故淪亂青史而欺人以所無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四

有君子嗤之今張公以名將後生長戎行遭鼎革走萬里
入粵豈無一二動罔足以誇耀於人者而守府君狀其行
事絕不復飾一詞第慨舉其生平質行而其人鬚眉咳
唾已自如見庶幾所謂不誣其親者而余亦得以免於諛
且佞之誚是可述而誌已按狀公諱九鼎字繼勳別號振
峰世爲四川叙州府隆昌縣放鸞里人大父悟象公四川
永寧協鎮副總兵官明季獻賊破蜀公年方垂髫從父惟
攀公走滇旋自滇入粵寓惠州會康熙初元新設提軍知
公有技勇委以隨征千總隸前營數十年久之以子士成
復授東莞營千總乃辭職就養愛其山川風物因構宅置

田占籍爲惠州人矣公爲人狀貌魁梧性樸而莊與人交
洞見肝膽然諾不肯欺尤樂善好施與遇窮親友及顛連
無告者卽解衣推食不之惜居常嗜飲酒肴核書卷雜陳
几席間每召書生一人與對坐令誦書徐徐讀且飲輒怡
然有得微醺卽坐寢齋勦客去不復知以爲常其教子也
嚴甚守府君自少壯時或嬉戲越禮法卽提耳切責令長
跪已而自誓後不敢乃敕之起至易簣時猶不及他語惟
諄諄囑其子曰勉報 皇恩遠大是圖母墜我永寧公家
聲可也以故守府君功名浸著秩滿得引見歷陞今官深
爲當事所器重云公娶恭人曾氏廣肇慶之陽江人廩膳
生曾公嘉志女勤恪有懿行生一子卽守府君士成一女
適江西贛州吳國璽孫男三人長宗謙聘東莞庠生方矩
女次宗履宗栢幼未聘孫女二人長適歸善庠生吳文顯
男其寬次字現任寧波營守備張貴男雲鳳俱士成出以
是年某月日合葬公夫婦於歸善縣某山之原銘曰

惟公名將之冢孫萬里成家以大其門披書萬卷飲酒千
尊督課令似仰蒼 皇恩其子同官謹書其實事以誌於
墓之原曰嗚呼此公與恭人之墳後之覽者或不媿乎斯

文

廖母巫太孺人墓誌銘

邱嘉穗

太孺人姓巫氏贈公文學南尺府君之繼室而孝廉君子
衡之母也歲辛巳六月十五日考終內寢距始生前明已
巳某月日得年七十有三以明年二月某日葬本鄉沈田
之阡孝廉君徵穗文誌壙穗與孝廉君生同里長同食餼
壯而舉於鄉又以同年聯姻好知太孺人內行者莫穗爲
詳其忍不銘按狀太孺人年十七歸南尺府君尊章並高
年太孺人事之謹以孝敬稱撫前子如已出天性勤儉而
慈好周恤人外而親族內自妯娌子婦而下咸得其權心
而尤明大義教子以讀書繼父志顯名於時康熙乙卯歲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銘

六

府君旣得館而閩中方有藩海之變賦役繁興百務叢集
甚有窺其門借釁而侵漁者太孺人躬綜家政從容鎮定
弗爲較一切米鹽數算皆出其手不以纖毫關諸子心惟
時時朝其諸子而申儆之曰無歿吾先君先君遺田若園
自足供衣食若曹第勤學奮志立功名以不墜乃父遺緒
吾願畢矣他非所望也於是昆季奉母訓唯謹日夜發父
書讀之孝廉君旣由名諸生登鄉薦而長公奮生亦以宿
學馳聲庠序間餘皆彬彬質有其文論者謂太孺人教育
之力堪與陶柳母媲美云穗嘗與修邑乘詮次婦行竊見
烏頭棹楔旌門有閩者什之六魚軒象服彤管有聞者什

之四而求其劬躬善後可以列於古之女宗母師而不媿如我太孺人者則近日閨閣中所希有也豈不偉然稱盛事哉府君有子男六人長陞邑庠生娶某氏前母某孺人出次均庚午科舉人候選知縣娶劉氏次某某娶某某氏女一適某俱太孺人出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婚嫁悉名族銘曰

在昔府君以易授徒辭占象數探曬得珠不幸蚤世未究所圖沾漑後學空抱遺書懿哉孺人女中丈夫孰慰厥心膝下諸孤和熊課讀長幼群趨聯鑣贊序蜚聲仕塗維天之報信不可誣旣歸吉壤卜叶吉焉乃昌乃熾百世允符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七

刻銘幽石閨閣楷模

列女有傳自劉向始後范蔚宗以入漢書嗣是多見國史然有溢美者亦復不少此文絕不多着一筆可稱叅之太史以著其潔

劉大乙先生

高雪樵墓表

代

邱嘉穗

靜海據京師東南隅負海而帶河與順天之武清爲界天下稱瘠邑然自勝國以來名公相迭起士大夫讀書好古者項背相望輝映後先以迄於今不絕故凡屈指畿南人文之盛者必以靜海武清爲稱首邑之西北有以楊柳青名里者介順河二郡間而余門人高子倬實居其地余向宰靜五年季有試月有課得悉其文學翹然出於士林之表私心傾慕者久之已復以謝事後畱靜者八九年高子時時暱就余相與握手譚心杯酒慰勞益得以習知其爲人蓋不獨以文字有名於時而其氣誼之纏綿品行之高雅又實皆淵源庭訓而綽有父風者也今年夏余將告歸

東山草堂文集卷五

表

高子遂屬余表其尊人雪樵君之墓余以交高子久稔其家世甚悉乃按事狀而爲之書曰君諱鼎銘字雪樵別號撰先世爲武清之楊柳青人自少穎敏有志略就外傳讀已逾異群兒父文學印聖公篤愛之年甫十二而孤偕仲弟冉銓依寡母王孺人以居能持門戶如成人已而仲弟遵祖命出爲伯父後而君以獨力養母家雖貧下帷講授弟子日進甘旨滌灑不缺於供弱冠補諸生卽以博雅能文章爲諸先達所推許凡贈言表貞母者纍纍皆名筆母歿哀毀瘠立終喪不私室待服屬諸昆弟友恭倍篤同居

相讓白首無違言有塋地一畝聽族人塋其中故人張君
雖鳴歿無子爲治喪塋且立後蓋君推其孝德以及於宗
鄙者多此類所著有詩經解意及詩賦等集若干卷藏於
家間縱筆作署書大可徑丈人驚其奇逸子一人卽倬方
澡身力學爲高等生顯揚有日君亦可以相俟於九京矣
若其生卒娶塋之詳皆具浙西陸君所爲誌銘中此不復
述姑述其大者以表於墓之原曰嗚呼此畿南高孝子之
墓

地廣者敵易入。步狹者勢難聯。靜則退而處衆着之後。動則進而爭一子之先。毋貪於苟得。而曰我將圖其大乎。毋安於小成。而曰我將保其全乎。不知出此而趣捨茫然。其攻之也。或以輕爲而取敗。其守之也。反以重發而自捐。雖有奕秋。終不能爲之傳也。

貪于苟得。安于小成。此奕者之通病。雖然。寧獨手談然乎哉。弟嘉樞識

端溪硯銘爲番禺姚齊州寅兄題

溫兮理闇兮光重兮靜廉兮剛墨子愛之如膠膝兮至摩
頂踵以相將而亦何怪乎毛生之處囊脫穎楷生之摘藻
揚芳君子曰維端人之取友必合志而同方定石交於千
古信莫大之文章

東山草堂

朱卷五 第

十三



此書其人之文章
昔者子曰爾欲入之則又必合志而後交其于
抑或以其利而後交其于其士之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青蓮視銘

并序

邱嘉穗

丁亥冬余以赴官歸善踰嶺下三水抵佛山鎮偶得端溪圓硯一塊中如荷葉大開環池豬水處玲瓏簾空各有小螺石十數枚而星眼鼎峙其間余愛之甚而不知其爲何名客有過而玩者或目爲慶雲之捧日或目爲台星之拱垣或目爲羣鱗之遊于澗曲或目爲衆嶼之列於海涯余諦視良久竊謂皆得其似而未識其真也乃從而名之曰青蓮硯蓋以斯硯也中有大荷葉爲面而其旁皆着小葉環之甚與濂溪周子所愛者似余因憶暢春園引見時芙蓉出水亭亭蒼秀翠蓋如

御苑中勝景云遂爲之銘曰

歷落端谿產此奇特翠葉田
森羅如刻彼混沌初質已
堅實碧洞蒼崖沙啣水蝕結成荷蓋
正堪發墨我憶羣芳
暢春園側香遠益清亭亭孤直置爾几案爲居官式筆戒
支蔓判分白黑百世流芳君子之德

